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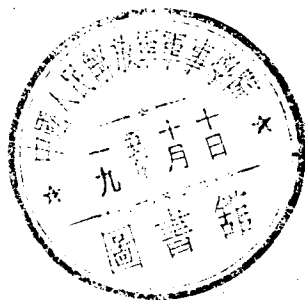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詩論集



2 037 3017 8

李 白 詩 論 叢

詹 鎮 著

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·北京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739 字数90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$4\frac{1}{16}$ 插页8

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5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25000册

定价(7)0.65元

序 言

本書所收的八篇論文和一張地圖，都是我十二年以前的舊作。其中除了李白樂府探源和地圖外，其餘七篇論文都在十年以前的東方雜誌、國文月刊等等刊物上發表過。這次不過把這些零星的論文收集在一起，除了改了一些錯字和極個別的一二點之外，一切都還是十年前的舊貌，沒有什麼新奇之處。

這些篇論文都可以說是我寫李白詩文繫年一書的副產物。我開始做李詩繫年的考訂工作是在一九四〇年，那時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任教。當時書籍是很難得的，爲了抄錄希有資料，常常奔走二十里跑到龍頭村的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去。李太白集的比較名貴的板本，就是在那裏看到的。可是究竟因爲交通不便，所看到的書非常有限，在考訂方面就不免有許多不周密的地方。

提到這些論文和李白詩文繫年的寫作，都不能埋沒先師羅膺中（庸）先生給我的指導和啓發。尤其是李太白集板本叙錄和李白樂府探源兩篇，可以說是在膺中先生初稿的基礎上擴大起來的。在資料的收集方面，我從先師聞一多先生也得到了不少幫助。一多先生很慷慨地把他手抄的許多資料和底稿借給我看，我曾經多次背着他的手稿跑警報。如果沒有羅、聞兩先生的指導和協助，這些文章可能是寫不出來的。

我說明這些情況，並非是把這幾篇文章看成有什麼不得了的價值。這些文章從現在的眼光看起來，是有很多缺點的。首先在寫作這些論文時，我還完全不了解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，更說不上有任何無產階級的立場。那時我只是爲讀書而讀書，因爲對於李白詩有興趣，就埋下頭去鑽。方法是非常陳舊的，看問題也很有局限性。這兩點都突出地表現在李白之生平及其詩一篇論文中。這篇文章本來代表我那時對於李白思想、性格及其作品的一些看法，可是裏面只是說明李白的任俠好施與仙道思想，以及他因懷才不遇進而變爲出世之心等等。對於李白詩的人民性、現實性完全沒有談到，對於李詩的藝術手法也體會得很膚淺。這樣顯然是很不全面的，而且這樣來論述李白的生平大節也是值得商榷的。其他的論文也有嚴重的脫離政治的缺點。

以上這些缺點，本來應當加以修改補充，甚至要用現在的觀點來重寫的。可是作者八年以來，都在從事心理學的研究，對於這些“蜚積細微之業”，久已荒疏。近年來我的全部精力幾乎都用在心理學的教學和研究上，對於這些論文的改寫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了。

既然這些論文觀點立場都有問題，又何必結集出版呢？我看到近年來研究李白詩的人很多，大家對於李白詩展開了熱烈的爭辯。可是有許多論文的作者，下的功夫很不够，就在那裏放言高論。這樣自然就難免主觀片面。例如談到蜀道難，就相信是李白聽到“祿山亂華，玄宗幸蜀”而作，而不知道蜀道難作於安史之亂以前。談到李白晚年的詩引猛虎行作證，而不知道猛虎行是僞作。這樣會對了解李詩造成很多障礙。

在十年以來的關於李白的論文和書籍中，也有些地方引用了我的觀點，可是大都沒有指明出處，而且只是提一兩句，使讀者很難知道爲什麼要這樣提。也有的沒有看到我的論文，而在那裏暗

中摸索，得到類似的結論。我的這幾篇論文，都是在抗戰期間的西南幾省發表的，印刷惡劣，到現在都紙壞字缺，而且就在當時也流行不廣，把它們結集起來，以供研究李白詩的人作參考資料，我想還是有益處的。自然這裏邊也不免含有一點“敝帚自珍”的意思。於是李白之生平及其詩 這一篇，雖然明明知道其中有許多地方需要修改補充，也就只是把它當作參考資料來看待，而沒有進行修改補充。以後可能的話，我打算專寫一本書，辯證地分析李白思想性格方面的許多矛盾衝突，更進一步從心理學和美學的角度來分析他的詩篇。目前這本小書的結集，不過代表我研究李白的一個里程碑而已。

李白樂府探源只是羅列一些資料，其實够不上說是一篇論文，因為其中並無任何論點。從這些材料上看，似乎李白的樂府詩都是模擬前人，因襲舊調。其實李白是推陳出新，用舊瓶裝新酒，詩中有很多創造的成分。但是最近兩年來，有人在討論李白詩的時候，甚至在他的許多樂府詩句中都看出許多意義來，而不知道他有許多樂府詩句甚至整篇的樂府詩，是規模前人的格調，不一定處處都有寓意。一定講出那麼多大道理來，那就難免穿鑿附會。至於說明李白樂府“無一處無來歷”，或者說他像鮑照，像庾信，像陰鏗，都不是我的本意；自然我也不是完全否認這些說法。

李白遊踪圖是根據最近的政治區域，請人重新畫的。通過這幅地圖，讀李詩的人可以對李白的浪遊踪跡一目了然。可惜李白浪遊的先後次序，不能在地圖上表示出來。地圖上的唐代地名政治區域，主要是根據楊守敬地圖畫的。但是也針對開元天寶間政治區域的變遷和地名的更改，作了必要的修正。

最後談一下任二北先生對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詞辨偽一文的批評。在敦煌曲初探裏，任氏引楊憲益零墨新箋裏的說法，認為菩薩

蠻曲調是古緬甸樂，開元天寶間傳入中國，而且可能是李白幼時所熟習的。查零墨新箋第六頁說：“前面提到的題在鼎州滄水驛樓的菩薩蠻詞，若爲李白所作，當成於李白在荆楚地方的這幾年間，也就是說，在開元年間（公元七一三至七四二年）。當時李白正在荆楚漫遊，感時傷景，而起了故鄉之思，所以用幼時所知的俗調寫了這一首千古絕唱。菩薩蠻詞的內容也可以證明爲李白所作。我們知道李白最景仰的詩人是謝朓，而這首詞裏謝朓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。譬如說，謝朓的臨高台就大概是這詞的藍本。……兩首內容都是遊子登台遠望，倦遊思故鄉的意思。”按李白從二十五歲（開元十三年）以後，出三峽，遊洞庭。到二十七歲（開元十五年），他“還憇雲夢，故相許國師家以孫女妻之，遂留居安陸。”在他“仗劍去國，辭親遠遊”的初年，而且是在新婚之後，怎麼會能“感時傷景，而起故鄉之思”？至於根據這首詞裏有某些地方學習謝朓的詩，就斷定作者是李白，而且說他“倦遊思故鄉”，這顯然是論證不足的。

楊憲益又說：“‘亭’是驛道上公家所築的亭子，一名‘官亭’，便旅客歇息之用，因各亭間距離不一，因此有‘長亭’‘短亭’之稱。‘有人樓上愁’的‘樓’，既在驛道上，當然也是驛樓。這與湘山野錄的記載相符，顯然鼎州滄水驛樓的題詞是李白自己的手迹，可惜今日已不可復見了。‘玉梯空佇立’通行本作‘玉階’，……古代道家好用玉字，如‘玉殿’、‘玉樓’、‘玉台’、‘玉霄’、‘玉洞’、‘玉闕’之類。自漢末道教流行，以巴蜀爲最盛，唐代氏人多信奉道教，李白詩裏也含有很深的道教影響。所以這也可作爲補充的證據。”（第6—7頁）這樣從字面上去牽合，實在是牽強附會。楊憲益自己說鼎州是今湖南常德。但是李白雖然遊過洞庭，而任何李白傳記都沒有提到過常德，從他的詩裏也不能證明他到過常德，怎麼會孤零零地冒出這麼一首菩薩蠻來呢！

任二北氏據楊氏之說，竟在年表中列出“開元十四年，李白題菩薩蠻於鼎州滄水驛樓。”並自註說：“事在開元間。開元共二十七年，此其中點。”（敦煌曲初探第222頁）這種作法真是粗疏到極點了。

零墨新箋又說：“同樣的，李白的憶秦娥應當也是氏人的流行樂調，這由‘秦’字可以看出。因為秦隴本是氏族的故土。清平樂則更顯然為南詔樂調。當時南詔有清平官司朝廷樂等事，相當於唐朝的宰相。清平樂當然源出於清平官，此外更無其他合理的解釋。

“總之，……菩薩蠻是古代緬甸方面的音樂，由雲南傳入中國。……因為李白是氏人，生長在昌明，所以幼時就受了西南音樂的影響。在開元年間，李白流落荆楚，路過鼎州滄水驛樓，登樓遠望，忽思故鄉，遂以故鄉的舊調作為此詞。憶秦娥和清平樂也是李白利用故鄉的俗曲寫成的，不過其寫成當在菩薩蠻後，約李白去京都長安前後。”（第7頁）把李白當作氏人，言之鑿鑿，不知道有什麼根據？至於因為調名有個“秦”字，就斷說他會氏族樂調，一下又說他會南詔樂調。如果李白這樣精通南蠻、北氏的音樂，簡直會成了音樂專家了。為什麼這一方面從任何地方也找不出半點記載呢？

任氏說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詞辨偽一文“論證無力”。他在敦煌曲初探中時代一節，作了很長的考證。但他自己也承認“茲依上列年表次序，就曲辭曲題中有資料可考者，試詳其……時代應如何判定。其中作辭時代，除晚唐數曲外，均尚欠確切有力之證明，僅得曰可能，或假定如此。”（226頁）其實在他所列的年表裏，把清平樂（不是清平調）當作天寶四載李白應制之作，就是完全靠不住的。

任氏論詞的起源，不從音樂上着眼，而從“分片、立格、叶韻、平

仄”上把隋煬帝的紀遼東看作“儼然後世長短句詞”，甚至上溯敦煌曲的起源於陸機的百年歌。假如隋朝已經有這樣格律穩練的詞，而到盛唐以後，才有那些天真自然的小令，這從詞體演進上又當如何解釋呢？

敦煌曲初探的年表中列太和八年，白居易、劉禹錫作憶江南長短句詞。又列敦煌曲望江南二首寫於唐懿宗咸通二年。以上的長短句都是單調。任氏說：“至晚唐始合望江南、憶江南爲一。”（251頁）他又在後唐莊宗時之望江南一首下說：“茲假定其作辭時代爲公元九二二年，即莊宗同光元年；距上列懿宗咸通間寫望江南卷子，至少後六十年，其調已改用雙疊。”和這首同列在一張卷子上的望江南還有二首，另外後晉高祖時的望江南一首，後晉出帝時的望江南二首，都是雙疊。“詞之由單調演爲雙疊，乃晚唐之事”，這不也是明證嗎？

1956年8月5日作者序於天津師範學院

目 錄

序 言	1
一 李太白集板本敘錄(附表)	1
二 李白家世考異	14
三 李白蜀道難本事說	25
四 唐人書中所見之李白詩	37
五 李詩辨偽	45
六 李白菩薩蠻憶秦娥詞辨偽	64
七 李白樂府探源	76
八 李白之生平及其詩	105

李太白集板本叙錄

詩人李杜並稱。杜集自仇兆鰲註出，年經月緯，詩人用意略已大白，讀者稱便。李集研治者少，雖世傳王琦本詮釋較舊註加詳，而編次紊雜猶如往昔。是欲考其真僞，次其先後，則李集板本流傳所自，實不可忽。今據各家叙錄，參以作者所見，略明其源流並各本短長所在，庶讀李詩者有所抉擇焉。惟李集板刻至繁，作者見聞有限；或著或否，猶病未周。補其缺漏，以俟來日。

太白以天寶初入翰林，文名藉甚。大鵬賦家藏一本（見魏顥李翰林集序），而新詩即宮人口中亦盛傳焉。（任華雜言寄李白：“見說往年在翰林，胸中矛戟何森森。新詩傳在宮人口，佳句不離明主心。”）天寶十三載（七五四年），白與魏顥相見於金陵，因盡出其文，命顥爲集。惜經亂離，章句蕩盡（見李翰林集序及王琦李太白年譜）。乾元間白流夜郎，歸至江夏，遇倩公，乃將平生述作罄其艸而授之。（見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。序云：“今聖朝已捨季布，當徵賈生。開顏洗目，一見白日。”其詩又云：“寧知喪亂後，更有一珠歸。”知是流夜郎歸後作。）其後是否編次成集，莫可考矣。上元末（七六一年），顥於絳偶得白舊稿，沉吟累年，因編成李翰林集二卷，並爲之序。斯集首列贈顥作，顥酬白詩，次以大鵬賦、古樂府諸篇。積薪而錄，文有差互者兩舉之（見李翰林集序及宋敏求李太白文集

後序)。其明年寶應元年(七六二年)，白將終，取艸堂手授其族叔陽冰，俾令爲序。陽冰以當時著述十喪其九，乃哀集時人所傳錄者，編成艸堂集十卷。(後世言李詩者，每以艸堂集所錄，於白生平著述，僅存十一。其實非也。李陽冰序云：“公避地八年，當時著述，十喪其九，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。”所謂“十喪其九”者，乃就白手授之艸堂而言。至艸堂集所錄，則泰半“得之他人”也。)

其後二十八年貞元六年(七九〇年)，劉全白翰林學士李君碣記曰：“詩文亦無定卷，家家有之。”

又二十七年元和十二年(八一七年)，范傳正復編太白遺稿爲文集二十卷。其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曰：“文集二十卷，或得之於時之文士，或得之於宗族。編輯斷簡，以行於代。”斯編蓋廣李陽冰艸堂集而成者。然於白作仍未搜羅淨盡，故韓愈調張籍詩曰：“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……平生千萬篇，金薤垂琳琅。……流落人間者，泰山一毫芒。”

又有李白歌行集三卷，見古逸叢書影印舊鈔本日本國見在書目。按書目作者藤原佐世卒於醍醐天皇昌泰元年，即唐昭宗光化元年(八九八年)，則日本所傳當亦中晚唐舊本也。

舊唐書本傳：“有文集二十卷，行於時。”新唐書藝文志四：“李太白艸堂集二十卷，(李陽冰錄)”按樂史李翰林別集序稱李陽冰艸堂集十卷，今兩唐書所著錄二十卷本疑指范傳正所編者而言。蓋范碑既言“或得之於宗族”，似范本當爲就李陽冰所集而廣之者，其首或仍列李陽冰名。後人不察，乃誤以爲艸堂原本耳。元蕭士贇就楊齊賢本太白集爲之補註，而蕭本仍首列楊氏名，後世各家書目遂有誤以蕭本爲楊氏原註者，可以爲證。王琦太白集跋以李陽冰所錄爲二十卷，而疑樂史所見者非全本，恐未可信。又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卷三有宋板李翰林艸堂集四冊二十卷，疑即兩唐書著錄之

本，惜乎已與絳雲同爲劫灰矣。又有李太白集四本，見汲古閣珍藏書目，註云：“從絳雲樓北宋板覓舊紙延馮寶伯影抄。絳雲樓原缺一本。因世行本次序不同，無從補入。”不知是艸堂原本否。

白卒後二百三十六年宋眞宗咸平元年（九九八年），樂史據李陽冰編十卷本又別收歌詩十卷，與艸堂互有得失，因校排爲李翰林集二十卷，凡七百七十六篇。又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，亦排爲十卷，號曰李翰林別集（見李翰林別集序）。按升庵全集卷六十太白相逢行下云：“此詩予家藏樂史本最善。”據此樂史本明中葉尚有存者。至王琦註太白集時已歎其“斷帙殘篇，絕無可觀”。而四庫提要則云：“今艸堂集不傳，樂史所編已罕見。”豈斯時尚有存者耶？又楊慎丹鉛續錄卷三李白墓誌條云：“范傳正作李太白墓誌，劉全白有李翰林墓碣記，裴敬有李白墓碑，任華（按當作獨孤及）送李白之曹南序，以上諸文附見李白集。古本有之，今不傳矣。”則今傳世本李集所附諸序誌，大都來自樂史本也。按崇文總目僅著錄李翰林別集十卷。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云：“李翰林別集十卷，明正德間吳郡袁翼所刊。後有跋稱重刻淳熙本，卽樂史所編，前有樂史序。板藏吾友王國博芭孫家。據四庫書目提要云，樂史所編罕見，當時此本未出也。”正德本藏丁氏八千卷樓（據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四），後歸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。長洲王芑孫得袁氏殘板後，曾於嘉慶八年補刊印行（見倫明北京大學板本源流講義）。後又有沈瑞琳重刻王本。

其後六十六年英宗治平元年（一〇六四年），常山宋敏求次道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，凡廣一百四篇，而遺其下帙。（按王文献公家藏本凡三帙，疑與日本國見在書目所錄李白歌行集三卷蓋同出一本。）又四年神宗熙寧元年（一〇六八年），得唐魏萬（萬後改名顥）所纂白詩集二卷，凡廣四十四篇，因袁唐類詩諸編，泊

剌石所傳別集所載者，又得七十七篇，無慮千篇。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，使各相從。以別集附於後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，合爲三十卷（見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後序）。曾鞏爲考其先後而次第之。其李白詩集後序曰：“李白詩集二十卷，舊七百若干篇，今九百若干篇者，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之所廣也。”（據元豐類稿）按郡齋讀書志卷四上：李翰林集二十卷，內附曾鞏所作序。卷五下趙希弁附志：李翰林文集三十卷。又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六云：“家所藏本不知何處本，前二十卷爲詩，後十卷爲雜著。首載陽冰、史、及魏顥、曾鞏四序，李華、劉全白、范傳正、裴敬碑志，卷末又載新史本傳。而姑孰十詠、笑矣、悲來、艸書、三歌行亦附焉。後著東坡辨證之語，其本最爲完善。”蓋曾氏考次本原止二十卷，其後翻刻將雜文附入，遂成三十卷耳。今所見李集雜著漫無次第可尋，足以爲證。明胡震亨曰：“宋敏求本通一千一篇，合文筆爲三十卷，曾子固爲考其時而次之，今行世本是也。”（李詩通卷一李白傳下附註）又曰：“敏求本所增者，沿舊目相從，是猶存陽冰所次未紊也。其後曾南豐校書，始取而考其作之先後，重爲之次。陽冰之舊遂不復存。……至其體例，先古風，次樂府，又仍次古風，尤所不解。”（唐音癸籤卷三十二集錄三）胡氏家藏唐詩集本最富，或不以曾本爲寶。惟胡氏撰李詩通又復分體編次，致宋本面目了不可見，亦所不解耳。又錢曾讀書敏求記云：“李翰林全集三十卷。太白集宋刻絕少，此是北宋鑲本，闕十六之二十二，二十六之三十，予以善本補錄遂成完書。前二十卷爲歌詩，後十卷爲雜著，卷下註別集。簡端冠以李陽冰序。蓋通考所載陳氏家藏不知何處本卽此本耶？”遵王所藏殘卷與書錄解題合，當亦曾氏原本。惟此後各家書目不復著錄，恐已亡佚。邵亭書目云：“朱脩伯曾見明刊李翰林集，詩二十卷，雜著十卷。”或亦翻刻曾本也。

晏處善本

神宗元豐三年（一〇八〇年），臨川晏知止字處善守蘇州，以宋、曾所編李翰林集付信安毛漸校正刊行，世稱蘇本。其後據蘇本翻刻者有蜀本。直齋書錄解題曰：“別有蜀刻大小二本，卷數亦同（即同爲三十卷），而首卷專載碑序，餘二十三卷歌詩，而雜著止六卷，有宋敏求後序。……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？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：以宋公編類之勤，曾公考次之詳，而晏公又能鑄板以傳於世。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。然則蜀本蓋傳蘇本，而蘇本不復有矣。”康熙間繆曰芑得崑山徐氏所藏臨川晏處善本，其編次體例與直齋所稱蜀本無異。其後屢經黃丕烈、錢應庚、陸心源諸家收藏（據百宋一廬書錄百宋一廬賦及註，並儀顧堂集北宋本李太白文集跋）。陸氏函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云：“李太白文集三十卷，王敬美舊藏。按此北宋刊本，每葉二十二行，每行二十字，版心有六七四一等字。即百宋一廬賦中所謂翰林歌詩，古香溢紙，據染亂真，對此色死者也。”按此本與曾本所不同者有三：

- 一、曾本前二十卷爲詩，後十卷爲雜著，首列各家碑序。此本則首卷專載碑序，餘二十三卷歌詩，而雜著止六卷。
- 二、曾本題李翰林集，此則題李太白文集。
- 三、曾本後附新唐書李白傳，此本則將宋敏求、曾鞏、毛漸三序附於卷末，而新唐書白傳缺焉。

意者毛漸校刻之時於原稿小有更易，如曾子固序此本開首作“李白集三十卷，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，今千有一篇，雜著六十五篇”。元豐類稿則爲“李白詩集二十卷，舊七百若干篇，今九百若干篇”，而不及雜著。改竄之迹，可以見矣。顧晏處善之鑄板也，相去宋敏求之編次成集不過十二載，而距曾氏考次當尤近之。毛漸題跋既稱晏氏所刻爲曾公考次之本，則據此本亦可考見宋、曾兩家編次之體

例。是本歌詩首列古風五十九首，其下三卷有半爲樂府，自第六卷下半起至二十四卷則逐類編排，而間於詩題下註明作者遊踪。其中於白客西秦所賦詩，題下概註“陝西”二字。日知錄卷三十一云：“唐以前之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，後人遂以潼關以西通謂之陝西。”按“陝西”之指西秦，自宋初置陝西路始，則此等註文必非唐人之舊，而爲曾氏考次時所加者。至此遂知曾氏考次乃就宋次道分類本於每類之中考其作之先後，而非通體爲之編年。其每類之中，作於一時一地者，僅於第一首下註明作者遊踪所在，其下不復重出。明此一事，則吾人手持晏處善本，而曾氏考次之舊貌即可概見。惜蕭氏補註李詩亂其舊次，王琦注本則併各類標目及題下小註亦刪削之，遂使千年以後，於曾氏考次之謎，莫得明其究竟。王氏註李詩垂三十載，而竟莫覩此秘何哉？至二十四卷以下雜著，題下均無標註，而次第亦無先後可言，斯則未經曾氏考訂者矣。

蜀刊本

除陳氏所見蜀刊大小二本外，南宋初復有蜀刊本一種，郡齋讀書志所稱“近蜀本附入左綿邑人所哀白隱處少年所作六十篇，尤爲淺俗”者是也。

當塗本

南宋又有當塗本。洪邁容齋詩話云：“予按當塗本，所刊太白集，其首載新墓碑，宜歛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。”周必大二老堂詩話：“當塗太白集後有續刻司空山瀑布詩一首。”陸游渭南集卷三十一跋李太白詩謂：“當塗本雖字大可喜，然極多謬誤。”

咸淳本

此本屢經陸心源、張鈞衡收藏（見宋樓藏書志及適園藏書志），八千卷樓亦有藏本，闕前六卷，後歸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（館藏書目題宋敏求編）。丁丙（八千卷樓）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十四

云：“李翰林集三十卷，宋咸淳刊本。前二十卷詩，後十卷文，前有李陽冰、樂史、魏顥、曾鞏序，李華撰墓誌，劉全白撰碣記，范傳正裴敬撰墓碑。每卷有目錄連屬正文，每葉二十行，行二十字，後附新唐書本傳。”又紹熙元年七月開封趙汝愚題云：“右李太白題司空山瀑布詩，得之東里周子中，附於卷末。”又咸淳己巳天台戴覺民希尹跋云：“是集多趙同舍崇鑒養大所校正。晏知止本歌吟在六七兩卷，此則在第十七卷，餘亦前後參差。曾鞏序首數句與元豐類稿合，與晏殊元刊補註本異。或此爲南豐本，彼爲次道本歟？”按此本體例與陳振孫所藏“不知何處本”合，惟多出司空山瀑布詩一首，則又似出於當塗本也。是書有光緒貴池劉世珩玉海堂影印本，附札記一卷。又有光緒三十二年吳隱影印本，光緒陶子麟仿宋本。

楊齊賢註本

齊賢宋寧宗慶元五年進士。蕭士贇云：“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，惜其博而不能約，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，甚而併杜詩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（補註李太白集序例）。是書有毛子晉翻刻本，題李翰林集二十五卷，宋楊齊賢註（見朱福榮博野蔣氏寄存書目）。蓋卽王琦所見汲古閣刊本歷年求之而不得者也。又有孫氏玉海樓藏本，見敬鄉樓叢書本李詩辨疑跋。

分類補註李太白集二十五卷

元世祖至元辛卯（一二九一年）蕭士贇刪補楊註而成。世稱蕭本。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八云：“分類補註李太白詩二十五卷，目錄後有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印。是頁板心有至大辛亥三月印一條。前有李陽冰序，樂史後序，翰林李君碣記，宋敏求題後，曾鞏後序，毛漸跋，李太白年譜（薛仲邕編）。按此元刊元印本，每葉二十四行，每行二十字，小字雙行，每行二十六七字不等。小黑口。”又